金文最

金文最卷二十七目錄

書

與夾谷行省書以上原刻卷五十四　王萬慶

書

昭文張金吾月霄

復宋康王書 完顏兀室 耶律余覩

天會五年十月四日元帥右監軍右都監同致書於前宋康王閤下且以亡宋累違舊約故前年有城下之盟洎成之後不務遵奉反圖不軌雖使悔之終無悛改故今年有滅國之舉汴人旣與執迷理宜夷戮而登城不下擇立賢人則蓋以罪有所歸肯多上人而違全安之心乎至於告諭諸路不許復思趙氏亦使後世爲人上者惙於盟信不敢放縱以爲深戒豈是已甚耶今閤下身旣脫網亦合守分輒竊入汴邑僭稱亡號遣使詣府一無遜辭反求父兄宗親官聯而陰遣軍兵頻來戰鬬詳味其意全無追悔父兄之誤特有以力抗拒之心況朝廷所立大楚皇帝不言所在之處帥府議定劃與夏國陝西諸路之地有無已未依從難議允聽今因

人使同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上宋高宗第一書　宗弼

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去歲使至遠沐書翰具諭勤意爾後袞袞頗疎嗣音即日動靜之間茂惟神介休祉殳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畀濁河之外使專綏治本朝偃兵息民永圖康乂豈謂畫封之始已露狂謀情不由衷務惟戕亂其餘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詰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興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宜存省即有悛心乃致不量已力復逞蜂蠆之毒搖蕩邊鄙肆意跳梁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來愈聞於妄作罔革前非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陰遣寇賊摽擾城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怙亂至於此者今茲爲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惟閤下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宣 北盟

上宋高宗第二書 皇統元年 宗弼

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爲慰所請有可疑者誠爲閤下言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至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抵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面列之語深切勤至惟曰閫外之命是聽其書詞脫落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齎緘牘敷陳萬一庶幾其可及也惟閤下圖之薄寒猶冀對時慎重專奉書披答不宣 北盟會編

上宋高宗第三書 宗弼

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致書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良臣至伏辱惠書詞意懇懃自訟前失今則惟命是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

訓許以便宜行事故可與閤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於海以為界重念江南凋弊日久如不得淮南相為表裏之資恐不能國兼來使再三叩頭哀求甚切於情可憐遂以淮水為界西有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疋兩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為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亡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所乞之外有燕以北逃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為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是可否其間有不盡言者一一口授惟閤下詳之既盟之後即當聞於朝廷有如封建大賜又何疑焉有少禮物具咨別幅隆冬稱冀順天愼衞眠食專持書奉答不宣北盟會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上宋高宗第四書 皇統元年　　宗弼

冬深想惟動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劄且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卽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究者須至塵涜表云北人見行發遣比來三十五人止是近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絶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爲濡滯也審議司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蒙定諭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爲依應所諭盡數發遣過界唐鄧二州想已差官乘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攙處亦請依元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於本朝合千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路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固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附戶口數千連其家貲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已盡數分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攝會候供到人數亦復發歸所有海州泗州

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竊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閤下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至日諸道班還昨以吳璘竊窺關陝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恐欲聞知時寒竊冀愼重專此布聞不宣 北盟會編

上宋高宗第六書 皇統二年　宗弼

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閒士夫兩三人尚須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其弟中彥并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嘗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族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蘘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江南者及宇文虛中行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性命緣世居闕字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

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幷望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
汴梁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
等同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
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仁使無一夫不獲其所之意
諒爲洞察此懷悉爲施行幸甚 北盟會編

上宋高宗第七書　　宗弼

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都
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致書近者疊蒙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涼
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幷唐鄧二州界至亦
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時間未能盡知
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撿視臨時從宜施
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
臺刑部尚書烏陵答贊謨守等同往交割仍丁甯戒諭據陝西諸
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城階祁泗州於彼切近若行盡取或

有不便其泗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為界首除將上件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欲立定界至卻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撿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陵答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方合自逐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豫所管地分合遵依元降指揮保守為此於何鑄等回時已令達意令於大散關西正南立為界首兼承今書已前據烏陵答贊謨申鄭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山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卻說以龍門關為界至今承來書與前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豫曾為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衆人心契勘彼間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

別有改議若謂欲爲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卻有疑惑豈元約
也羈縻早爲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爲商州一處來書并不言及
不謂遷延到今尤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
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
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會經指揮仰問
當初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子細勘會卻據逐處稱別無奉到
指揮不肯收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明言淮北之人
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
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
即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會明有指揮
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爲指揮有司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願歸
鄉者許其自陳及今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
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
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

其餘并昨有劉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撿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員百姓軍人等並許後日復舊已有上件寛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鈔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尙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準奉聖旨爲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元住州縣官司并從來親屬一行人等豈應養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并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催趁一就早令到來惟閤下留意既示新茶良極媿荷餘冀順時倍加保嗇專奉復問不宣 北盟會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與宋檜書 宗弼

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

岳飛而後和可成也 宋史 金陀粹編

臨終遺行府四帥書 皇統八年 宗弼

吾天命壽短恨不能與國同休少年勇銳冠絕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討爲大元帥左都監行營號太子軍東游海島南巡杭越西過興元北至小不到雲城今契丹漢兒侍吾歲久心服於吾吾大慮者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聞韓張岳楊列有不協國朝之幸吾今危急雖有其志命不可保遺言於汝等吾沒後宋若敗盟推賢用衆大舉北來乘勢撼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爲難矣吾有術付汝等切宜謹守勿忘吾戒如宋兵果舉勢盛敵强擇用兵馬破之若制禦所不能向與國相計議擇用智臣爲輔遣天水郡王安坐汴京其禮無有弟與兄爭如向悖心可輔天水郡王併力破敵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爲國朝患害無慮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國朝命令時通國信益加和好悅其心目不數歲後供需歲幣色色往來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江南人心奸

狡既擾亂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亂無慮者二也十五年後南軍衰老縱用賢智亦無驅使無慮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離怨軍勢獘墮然後觀其舉措此際汝宜一心選用精騎備具水陸謀用材略取江南如拾芥何爲難耳爾等切記吾囑吾昔南征日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畏今付樣造之 北盟會編

復宋參政錢象祖書 泰和七年 完顏匡

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於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咈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首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與焉王柟所陳亦非元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貰宋罪關隘區

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聖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追修誓書齎遣通謝人使赴闕

金史

復宋張魏公書　紇石烈志甯

志甯白宣撫執事向者新主初立即捨淮南地先遣信使而宋國襲我歸師稍侵吾疆今得來書以天時人事逆順爲言固爭舊禮不議他事且陝西所失地近已克復彼將士或執或死其數甚多此由宋國貪土地之故不順天德不惜人命以致此也志甯材雖不武被命分閫師之進止得以專之彼能先歸侵地以示誠款則復往之禮乃可徐議今則按兵不動以俟來音宜深思熟慮無貽後悔

紹興壬午龍飛錄

與高琪書　貞祐元年　李英

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

矣可鎭撫宣德德輿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 金史

復完顏弼問擅置榷場書 貞祐二年　烏古論烝

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泰州自兵火焚蕩榷場幾一年矣今旣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下實慮後時 金史

與完顏弼書 貞祐三年　孫邦佐

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 金史

遺宋人書 興定五年　赫舍哩約赫德

宋與我國通好百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爲足恃請悉衆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吾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

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閒伺夜以爲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竊爲彼國羞之 金史

復時青求邳州書 興定四年 赫舍哩約赫德

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軍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且以兵虜孰愈哉 金史

與赫舍哩約赫德求邳州書 興定四年 時青

青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攜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僕雖偷生寄食他國首邱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昔之過 金史

與陀滿胡士門書 興定二年　胥鼎

元帥始鎭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竊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逮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 金史

上高麗恭孝王書　司古德

承樞密院劄子準奉聖旨候到國有合計議事件須至定奪回日御具獲以憑奏聞開立下項保州之地初有詔諭更不收復意謂貴國必能祇率舊章遵奉王室故朝廷不愛其地特行割賜爾後數歲貴國尚未進納誓表故於回謝宣諭詔內云尚託言於戶口未別奏於誓封但其事事以詭承忠於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伏覩詔書旨意坦然明白逮今貴國

未嘗遵依第據守上項州城於理豈爲穩便不識進退之間終欲如何及自脅從并逃移戶口其數頗多俱稱物故殆未可亮今年八月十四日安北都護府牒來遠城爲人民越江到昌朔州地分耕種勘會公文昨蒙先皇帝敕賜鴨江爲界及承答以院高伯淑宣諭聖旨更不收復保州一城境內今來貴國人民有耕種事理不便到請懲戒寢罷勘會昨來朝廷差降高伯淑宣諭時言議語錄但傳敕旨許賜保州並無一城境內語句兼未盡定界至自是見得係內地分宜約束封吏無令依前輒有更添妄煩理會天會五年二月九日貴國謝恩使未滅斷遣外依國朝典憲犯者合出徵償入被死之家此時送件所具牛馬頭匹及銀兩數牒過到今經久並未依應送納於禮似爲未安右上數事貴國果能推誠享上即納誓表皎然自明朝廷亦當回賜誓詔兼別降指揮申畫封疆一切務從寬大成長久之計今年三月五日來遠城收到無主馬二疋多日無人識認相度弓口左右收得必是界外行到尋已

今交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都部署使準東路統軍司申巡檢司申於海岸收捉貴國金鐵衣等六人狀稱浮海阻風漂流到此情可憐憫亦仰移文分付訖今年八月十四日東京兵馬都部署準東路統軍司申巡檢申於因巡邊收捉到貴國崔頗喜尋責得伏稱係天齊城所管因盜本國牛馬捉敗國賊為此避罪將妻并馬一匹來到據上項賊人并將到物件亦令分付訖右上三事邊境細故朝廷亦不遺忽一一指揮有司卽令移文送付無少底滯實恐邊吏壅遏不達王所故各具聞白庶見朝廷待貴國之意 高麗史

再上高麗恭孝王書　司古德

謝保州表內云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愊無他之言辭意輕汎具如近代宋人夏國與舊遼洎朝廷所立誓書及表皆有若渝此盟社稷傾危子孫不紹武神明殛之無克胙國之語相度既永敦誓好果無食言辭意雖重於理無可避者至如

自古盟載之辭如此類者非一兼貴國與遼時誓表必自有故事朝廷所收圖書亦有考據此事誠非創行要知朝廷祇欲永通歡好美意灼然伏望裁酌早賜端的以憑回日申覆朝廷具行聞奏高麗史以上原列卷五十三

與文伯起書　王寂

某啟伯起足下去歲籍食趙郡略當南北之衝蔡下舊人往來如織時蒙惠教少慰懸懸某舊人嘗見申山王昭老稱頌伯起高才博學恨未能識韶濩純音思欲趨前飽聽而不可得其傾想向慕為何如哉丙午冬某自地官出守蔡州終日兀然如坐井底閉門却掃謝絕交親分為凍蟄枯株無復有飛榮之望其況可知會足下自汝頴歸袖刺躧門修桑梓之敬某亦喜聞其來倒衣出迎都不省展齒之朽也已而握臂促膝說有談空至領會將無同處了不知賓主誰何顧此樂豈可與俗兒語耶某自敗官餘人例皆旅退獨足下與鄭秀才相陪信宿翼日解攜靳靳不忍訣去此情未

易忘也所需重陽牡丹詩并員定有春菴記併錄附呈可發千里一笑偶緣承之出使遼鱗沈羽斷時閱足下詩文附卷三歎如對晤語汝南最得春先寒溫未一尤宜以道自重 拙軒集

與文伯起書　王寂

適承告墨具審勿藥有期良多欣慰汝蔡相去千里而近力疾道路間可量艱苦腦疽作發大槩服餌金石或祖父常嬰此疾傳之遺體自餘出於不意者又非常理可度當付儻來也某家藏秘方自宋日名公士大夫累取大效近歲親舊凡患腦背瘡者亦嘗用之多得平復今如法修合謹封送大劑及錄本方併希檢入 拙軒集

與西堂和尚書　孟宗獻

頓首啟上西堂和尚連辱慈誨卑悰銘感數日來俗事冗奪渴仰殊甚口誠二十四日以先大夫諱日欲枉軒從過敝舍一齋兼都曹程公信道人也至時亦欲少款淸論倘蒙開允幸甚專人上稟

春妍伏審法候請安匆匆不宣宗獻頓首啟上西堂和尚石刻拓本

相府請王教授書　　趙秉文

某頓首啟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想道論敬佇下風瞻繫何極先生嘉遯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元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嘿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芝餌朮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為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材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己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潁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

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時乎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拔蕙幌拂雲扃未爲晚耳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時宜善加調護康健履福某再拜不宣　滏水集

復李天英書　趙秉文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悅如三歲向得來音具悉動靜爲慰所望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閒之坐成浮沈況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其涸況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於師友聞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

天得其沖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峻峭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於理樂天理勝於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一兒俗殊之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予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於李杜以爲未足是盡至於無形聽至於無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於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工匠不師繩墨獨自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爲文當師六經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於專師古人也

亦非有意於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
揚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
進學解則督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厚之餘也豈遽汗漫自師胸
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
也至於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
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
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蕭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
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辭不師其意淵明樂天
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辭然吾老矣眼昏力緜雖欲力學
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然近日欲作大字然滯於藏鋒不能
飛動詩欲古體然僻於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尙何言然
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偏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爲之
也又須眞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
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市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

雖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五十八草書似鶯歌嬌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泰吉了耳足下之書無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閒出奇逸稍愈之際如病痱瘇得免泰吉了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甖誰料寒士飢天廄玉山禾不救我馬隤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蓍蔡不圖履猺哀屠龍挾籛搦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醉歌鍾乃知造化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志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轍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空砥以石坐掃鵝鸛搖天雄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烟墨突樵徑雲深進物開巖地巖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苦老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磽确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掛塵跡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能以故為新以俗

爲雅非所望於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梟音耳君詩無乃聞有梟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爲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滏水集

復麻知幾書　趙秉文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既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沈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嗸嗸爭爲毀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邈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事者哉僕少時應舉被黜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

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鬻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意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一時才人多恃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尙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爲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必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爲學趨時乾沒爲賢能留心於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與子貢顏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盡之至爲所謂爲忠誠爲謹廉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

必忘言如達磨談道若莊言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於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喜雜學然愼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盆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爲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滏水集

遺太醫張子和書　趙秉文

夫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欲治寒則必以熱藥欲治熱則必以寒藥二者則不可以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眞者號精於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於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效而味者用之至於殺人者多矣如太醫張子和其人者其術亦有足多者子和嘗以泡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以食之佐以古人蒸

熨之法以起人疸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爲喜用凉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愼書醫說以遺之 淦水集

與楊煥然先生書 趙秉文

某拜啟某國士大孝儿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談話終日極有開發違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面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苫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繭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里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爲遠大節哀順變不宜 中州啟劄

與楊煥然先生書 趙秉文

某啟上某先生函丈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感某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

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即續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但知爲已其於爲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丞簿亦可爲入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啟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末由披覿切冀爲遠大壽重萬一一不具 中州啟劄

與劉京叔書　趙秉文

愼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作爲耳 歸潛志

與呂子謙書　康顯之

某頓首某侍史日者某人至自於衛收足下三月九日書始知在周都運之幕府甚慰僕之所期於吾弟者匪匪佞佞書中譽僕過甚安敢以聖人正大之學樂育後進爲幸耶是殆足下相愛之深故有是言也僕年幾八十心思已耗目力又弱其於温故知新有

所不能上負相君育才之心會是求退尚未見允其得罪不晚矣足下又有不得親炙爲慊之言一何謙也大子承祖從相君北上已旬日矣所謂著述奚有焉何以見示爲幸哉東原一來我輩所其望也除館以待使車之至人行謹此拜覆比參拜履詢問丐以遠大業愼愛自重不宣 中州啟劄

與呂子謙參議書 馮璧

頓首再拜年契才弟近承手書知陪參謀車從平還燕城爲慰郎日春和伏冀文候福履佳勝四奴已依來命止令專讀語孟及說論語此中在齊除參謀宅外別無他人習生日費煩甚窘急欲禱參謀於春秋少添衣裝望與春卿更爲商訂如無室礙幸望某周旋贊成非敢望也某今幸還桑梓元無輕舉之意既承君忠告之訓敢不拜嘉此外塵累貧安如常不足貽念如見楊誠之兄頻呼賤名申千萬意未中春暄更祈以道壽重不宣 中州啟劄

與劉太保書 馮璧

某頓首再拜仲晦國師上人昔嘗奉閤下屢荷提誨感佩感佩今欲拜見王府業已行矣以久不見閤下渴心搖搖庶此行敢陳卑懇不意事復中止信哉行止非人所能也謹遣行人以代面酬即欲言者謹具別幅靜中希一電矚更望回賜片言一砭膏肓幸甚身帶心馳不勝傾禱之至時秋尚暑千萬以軍國自重不宣 中州啟劄

與呂子謙郎中書 寶傑

某頓首某執事昨承手誨見諭不勝感佩即日秋涼計所履佳勝僕近苦痺作今纔少息也適值信之行謹手啟起居又以碎事欲言信之能語也比遂昆晤切祈以道與時自重不能悉 中州啟劄

與游宣府子明書 寶傑

某頓首再拜某閤下辰下[illegible]政之餘台候動定百千里其移前者多承眷顧感佩感佩敝家在彼又不爲矣某諸況不足煩足下道比由參會先此奉聞伏冀爲國爲民珍重不宣 中州啟

劄

與游宣府子明書　　寶傑

某頓首再拜某閣下别後徒增悵惘曩者車從留此未獲款曲請教封誠之往先謹書謝聞邢州任縣地相公略與料理張安撫者府中舊人也某不必喋喋想高明亦有眷顧焉辰下暑炎比由艮晤伏乞以斯民爲念不宣　中州啟劄

與夾谷行省書　　王萬慶

即日槐夏清暑伏惟天人扶掖錫候起居禔福近違顏範不勝瞻詠之至計軒從屆朝即蒙恩寵矣今者天城張子瑋實與萬戶劉公同時舊人從軍歲久積有勞矣其□巳能代其職屯於關中由是子瑋獲居鄉井初爲天城酒使今改充本處管軍家口千戶是某姪女之壻屢來燕京本人有家道人力願隸麾下相公亦會知識輒敢率易奉聞伏望鈞照比遂參覲伏冀奉時善保衛鈞嚴爲國爲民以益壽重區區奉狀不宣　中州啟劄　以上原列卷五十四

金文最卷二十七

金文最卷二十七

金文最卷二十八目錄

書 劄子

回元帥府減免銀絹書　張邦昌

報元帥府議伐宋書　劉豫

宋徐文來降報元帥府書　以上原列卷五十五　劉豫

伐宋移宋樞密院劄子　天會三年

覆宋孫樞密等劄子　天會五年

覆宋孫樞密等第二劄子　天會五年

元帥府移宋索秦檜劄子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以上原列卷五十六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書

郡守段正卿上中書書　李俊民

某啟伏念職在分符有忝承流之寄權歸造物共推論道之公凡預奬提奚勝慶忭欽惟中書相公經邦偉器佐命元勳自有典刑葢是相門之相一變風雅或覩詩人之詩宰天下思天下之鈞遇國士以國士而待豈謂吹竽之末亦蒙推轂之私然鳧脛續之則憂念雞肋棄之可惜猥辱袞褒之字願爲穎脫之錐光耀鄭鄉春回鄒谷某敢不勉所未至求爲可知白首効勤不憚執鞭之事赤心圖報甯無結草之功謹奉啟事躬詣台屏陳獻伏惟鈞慈俯賜照察　莊靖集

上行省中書書　李俊民

某啟伏以任尊百揆葢優佐命之勳望俊三台咸仰調元之化遠

依大庇倍積歡悰中欽惟行省中書相公治世棟樑淸時羽翼唐資房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㒷平竟啟卯金之運位常虛左志在圖南方當師渡之朝遽播公歸之詠以申伯之功文武是憲宜鄭武之職父子並爲不吐不茹激古人之風無黨無偏公天下之選致令庸瑣亦預甄收某暫脫戎行獲膺民寄忝荷璽書之賜重加衮字之襃承乏刀州增輝梓里某敢不益堅素志少効微勤待用無遺物幸充於狄籠見知則說恩難報於蘇天　莊靖集

與樞判白兄書　元好問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甯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證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

世已有作祭文輓辭者此雖出於妒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鈔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遺山集

復中書令成仲書　元好問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盡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駡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

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宏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遺山集

復聰上人書　元好問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覆熟讀且喜且歎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眞贗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

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眞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何如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爲潔本年閒得斷手卽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遺山集

復大用萬戶書二　元好問

某頓首啟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卽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律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爲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卽日伏惟侍奉萬

福自西歸鹿泉値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卽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壻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歘器賦全文幷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强學爲親加愛不一某再拜 遺山集

與楊春卿先生書 元好問

某頓首某別去又復久如秋香亭夜飲之樂甯復屢有追誦諸弟佳什以爲歎息也比來高況何如某今在鎭揚程壻以事惟一切倚之公等想不煩多祝也氣節方隆惟萬萬强學自愛不悉 中州啟劄

與楊春卿書 杜仁傑

某頓首再拜益友近歲有到燕城而盼睞之意甚厚何可忘也之純自北渡歸文筆大進又且位以不次不肖以爲苟貸以十年不死其勳業行履有不讓古人者渠翻然謝世幸與不幸天下自有公論非不肖所敢望燕京諸君於我亦當一挽已於魏丈書中祝

之矣因妹夫粱進之行敢以此見託進之醫之翅楚到筆爲地進之回之紬挽詩盈軸以望餘無矚比見吾三子者宜自重 中州啟

劄

與呂子謙書 烏古論貞

某頓首再拜別後又復許時思詠不可言初春計惟文候福履安吉中閒淇上極承青顧未嘗有忘近到歷下藉輝潤碌碌如昨倘有便翼無吝惠音以慰區區之引領未閒惟冀保愛不旣 中州啟

劄

與呂子謙郎中書 杜仁傑

某頓首再拜某嘗錄跋焦鎮撫射虎圖習題洞眞觀壁伐竹歎及賀爭諷李浩然命賦觀醮四詩已曾錄去少有癡手處吾弟子謙天下士不吝點竄眼花手顫不能細字以呈幸恕之不宣 中州啟

劄

與游宣撫子明書 烏古論貞

某頓首啟某別後不勝馳嚮夏暑計惟文候清勝近聞榮任聖恩選擢重任伏惟歡慶某等限以官守不能前迓謹遣奏差康定持書奉迎相見伊邇希為遠大自重不宣　中州啟劄

金吾家玉堂嘉話云烏古論貞字正卿前朝近侍局大使

投藍田縣令張伯直書　名德直以稱職復任

楊宏道

十年避地事業從可知四海無家生理何勞問惟是心存其恆德亦蒙齒錄於高人初疑巳斷之機便成棄置終悟不調之瑟猶可更張死灰有意於復然璞玉敢期於再獻少作既悔舊文盡焚欲嘗一畝之宮潛究六經之旨志久未遂時難再來感落葉於清秋每臨風而浩歎螢飛庭戶思披車允之書雨霽郊墟空詠文公之句伏惟某官學而入仕惠以臨民交章薦而榮被新恩六事修而與聞政事里閭和會吏卒歡迎草長訟庭尚牧曾留之犢風回春郭重開舊種之花竊聞有德可尊處仁為智伏願息肩餘蔭拜手清塵身雖貧而累輕易足支消之計道既獨而交寡斷無請謁之

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鑑豈可慢滬爲哉君子者但知其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歸潛志

復趙閒閒書　劉祁

寄西川同道書　邱處機

大抵修眞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用功全抛世事但克已存心於道皆爲致福之基然道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致所以道剎那悟道須憑長劫鍊磨頓悟一心必假圓修萬行今世之悟道皆宿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夙世之因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爲塵勞虛設即生退怠甚可惜也殊不知坐臥住行心存於道雖然心地未開時刻之間皆有以積累功之未足則道之不全如人有大寶明珠價值百萬我欲買之而錢數未及須日夜經營

勤求儉用積聚錢物或三千五千或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未得其積聚錢物應急且得使用耳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功者亦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今世後世聖賢提挈方之無夙根者不亦遠哉惟患人心退怠聖賢不能度脫若不退怠今世來生累世提挈直至了達耳我無夙骨雖遇明師萬苦千辛至今未了丹陽長眞皆具了緣則十年五載之間天外飛騰自在我雖未了所受艱難亦與常人異耳祖師云凡爲道者先捨家而後捨身病即教他病死即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亡任從天斷斯爲至言學者其察之　羣仙要語

還司古德書　高麗　恭孝王

昨蒙親授劄錄令逐所有事件一一論報謹具如後保州之境本高麗地分盡爲舊遼所并頃屬大朝統一中外先皇帝眷顧小國使邊臣沙河賜之又發院高伯淑奉使日宣諭更不收復小國不勝慶幸奉表陳謝曰舉邦國以樂輸傳子孫而永誓高明在上臨

慴無他以此誓心更無章表意謂盟誓多是敵國交相疑忌故不得已而爲之如春秋所記衰周列國之事今則聖人受命廓然一統惟是下濟中心悅服恭修職貢一依高伯淑來諭條件罔有違忘今茲諭以未進納誓表於理不爲穩便又書即納誓表朝廷亦當回賜誓詔爲長遠之計聞命以還不勝感懼嘗候回謝報諭行李入朝兼上表以聞其人口逃移是臣父先王生前不獲臣事上國時事當時臣幼少未嘗聞知況高伯淑來曰宣諭許令小國取便遂兼表上謝今更以讓殆未可亮實深驚恐莫知所圖天會五年金子鏐入朝不能撿下致令崇吉刺傷人命回來即令奪子鏐職田遠流兼刑崇吉自來小邦舊法犯罪人處斷流配外更不徵償是以因循至於今日遽沐來諭亦多恐驚切冀更受指揮先皇帝時邊臣沙河奉敕宣諭暢江爲界遂言此後其尺草寸木不令吾人採取況遇今皇爲帝小國必能祗奉舊章遵奉王室不受其地特行割賜而只許保州一城不許傍側小土此豈朝廷以至仁

大德撫字小邦之意乎是以緣邊官吏見上國人民越江到昌朔州地耕種遂移文請懲戒瀆罷今沐來言係內地分宜約束封吏無令依前妄煩理會此達自來受命慶賴之心是以惶恐不知所爲向者來遠城收到無主馬二匹東路巡檢司於海岸收捉金鐵衣等六人浮海涉風漂流到此又因追邊收捉崔頗喜避罪將妻并馬人并令交付當初聞之雖喜然謂出上國邊官處分今聞朝廷細事不以遺忽一一指揮有司移文分付乃知朝廷寵綏下國至深至厚感荷之誠萬萬於此亦當俟來次行李兼奉表以謝　高麗史

與宗翰宗望乞親詣軍營致謝書　張邦昌

令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揮麈後錄作何堪對揚之賜）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覆危衷遂遣從官具敷勤懇重蒙諄諭仰戴

脊存然而淮日未前撫躬無措恐有失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
望恩慈早容趨謁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
謹白 北盟會編 揮麈後錄

謝遣使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大金國相元帥皇子
元帥邦昌猥以菲才誤膺聖擇但俯臨於禹何方瞻仰於堯雲對
敭璽紱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遷建實自薦論顧趨謝以陳誠
辱賜書而贊善情文兼厚副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煥乎袞冕之
貴靜言荷戴詎可名言重念授冊以還甫迨彌旬之久粵從請念
尚阻造前祈深察於羈悰庶早親於名範其如懸叩曷究敷陳敏
冀英聰俯垂照鑒今因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
高慶裔等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復宗翰宗望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大金國相元帥

皇子元帥比緣慶問尋具謝緘載申請命之誠實懼瀆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賜允諭即祗伏於軍門方佇贍於台表其如吹澤曷磬欽誠謹奉書復聞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

與宗翰宗望懇免催征金銀書

張邦昌

比以冒膺縟禮願展謝悰雖歷貢於陳辭終未親於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息其動（靖康要錄作濟於治）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念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乃聞磬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祗畏戒諭官吏罔敢弗虔仰荷大恩敢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當圍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殍之多欲撫養即無資澤以厚其生欲賑給則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刻縊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於黎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

懇追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誅誕布蠲除之恵則終始之德遂全億衆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縻潰期於沒齒以答隆恩 北盟會編 靖康要錄

與宗翰宗望乞遣還馮澥郭仲荀書　　張邦昌

比屬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鄰之助顧羣臣之全闕致庶務之叢脞徒以非才託於人上何以仰承殊遇外救多虞若涉洪川罔知攸濟茲冒陳於危懇蓋深恃於眷私所冀垂矜必蒙賜可竊以左丞馮澥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衆推忠謹倘還職任俾贊時艱必能繫多士之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此外臣僚等或因扈從前帝或緣差在軍前如非台意欲留之人乞示慈恩遣還之命則庸疎之質既得助於衆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併祈英鑒俯亮愚誠 北盟會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與宗翰宗望請免括金銀書　　張邦昌

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

以百姓爲本百姓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大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唯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爲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遠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爲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祗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肝肺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前宋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隱藏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撿亦無所得百姓熬熬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勝哀懇悒懼之至 北盟會編

與宗翰宗望乞遣還孫傅張叔夜秦檜書　張邦昌

比歷懇誠仰干恩造巧舊臣之復職蒙英亮而遣回已荷隆私尙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盡節之褒庶靖國人以彰名教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恭惟上國方搆宏圖以忠孝而厲羣臣以信誼而開鴻業宜蒙寬貸使獲旋歸式昭全度之仁垂副愚衷之願其如虔叩曷究敷宣　北盟會編

謝宗翰宗望遣還馮澥等及免括金銀書　張邦昌

比馳柔翰冒賣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裨中外之任載惟僭率深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鑒照馮澥郭仲荀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勣以下悉已獲歸仰荷隆文實出望外至於親加訓誡俾虔臣節之修俯念孤危允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深軫於疲羸遂獲紓於根括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安固之圖豈惟億姓之生靈盡歸元造茲爲萬世之大惠曷報鴻私罄

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琮恭詣帳前伸謝
仰惟英聰俯鑒卑悃 北盟會編

謝宗翰宗望減放銀絹書 張邦昌

重勤書誨祗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輸準定數而有舊俯念土地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彫瘵之餘曲賜軫憐務從蠲減除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疋兩每年只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奉其於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察深亮悃悰謹奉書陳覆不宣 北盟會編

答元帥府會計陝西地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子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致於悃忱復勤書於誨示恭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茲奉令慈指地名而開示東自麟府路陽溝東抵黃河西岸西歷暖泉鄜延路米脂谷米脂寨大谷米谷開元堡臨夏寨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盧關川杏子堡鵓鴿谷萬全寨

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臺興平城巢寨谷序雞嶺樂秦市川委布川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蕭關秋川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鍬钁川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定戎寨亂山子北各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至抵黃河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間懸邈各許相度其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於定議當即接於伻圖其或未安尙容再稟仰祈英鑒洞照微衷謹奉書復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回元帥府減免銀絹書

張邦昌

天會五年四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子元帥祗領華緘且欽隆指城破不取已歸全度之仁軍賞姑停載荷哀矜之賜以至鐲免歲納之數悉係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雖膚髮而可割所有三十萬兩疋纔候措置就緒諸依令旨排辦

伏祈英亮垂鑒卑悰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

報元帥府議伐宋書　劉豫

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甯今與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甯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州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遏宋主其可以也金史

宋徐文來降報元帥府書　劉豫

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金史以上原列卷五廿

劄子

伐宋移宋樞密院劄子 天會三年

肇我大聖皇帝起義弔伐亡遼燕薊一方最爲强大天兵一日忽至城下不血一刃俯首順命爰命有宋航海遣使起初結好請復幽燕舊地卽時割與惟少摘官吏强族工巧并不滿萬數徙之東行良不得已乃常勝軍相易之故著定誓書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容納苟有違者社稷傾覆子孫不紹曾不踰月棄德背惠手詔逆賊張覺陰相結搆殺我四執政大臣邀迫我官民以歸歲交金幣罔不踰時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深涉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恣行無道多不忍言殘虐海內人怨神怒此天奪之鑒假手於我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師次邯鄲才有使人李鄴等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牒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洎審求的意方云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枝負大變前月二十三日

當已傳禪兩項歸過特有不同難爲準信又柰使人悃愊辭酸懇言本國君臣深自責恨前日之非但念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兼所奉宣旨如趙主深自悔過再乞權和仰就便酌中施行宜加恕道用存大意若不能誠心悔罪重乞歡盟可囚縛首謀先取平山童貫譚稹詹度並逆賊張覺李石衞甫趙仁彥等來詣軍前謝天下罪應自北界亂離來及南京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續次發遣前來仍以黃河爲界先請皇弟鄆王與大少宰科一員權且爲質亦候交割了絕審覩情狀別無猜忌卽便遣還外歲輸金幣并賞軍物然後計議施行如或不遇依從可預爲備捍指日相見卻冀端的回示 大金弔伐錄

覆宋孫樞密等劄子 天會五年

元帥府劄子據文武臣僚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右元帥府切認朝廷所以必廢趙氏者豈徒然哉蓋以不守信誓不務聽命爲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

甚哉皇帝猶以寬度釋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眞可謂伐罪弔民之大義也今垂諭丁甯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其舊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旣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擧堪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擧北人卽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擧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等預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難見擧仍請諸官各敘名銜連署速具肯依元帥府所擧推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參大金弔伐錄

覆宋孫樞密等第二劄子 天會五年

吳承旨回齎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七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氏之罪深也況詔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日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緣趙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何可何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百官軍民僧道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僧句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爲首僧句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舉薦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參大金弔伐錄靖康要錄

元帥府移宋索秦檜劄子

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行
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冊文不晚降到冊文見得事體
輕重更索鑄造合先取紅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篩一匣金簿
貫索應用事數全并冊用實匣牀舁應於合用物件並全請在京
官寮疾早準備應副外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迎接儀仗亦
請依例準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有所行事務依舊管句又
勘會先去劄子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
中丞秦檜狀尙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請發前
來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大金弔伐錄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貞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丞相面奉聖旨本朝德運公事教商量
呈檢本部照得德運之說五經不載惟家語有云古之王者易代
改號取法五行終始相生自漢以來並用其說故以庖犧氏爲木
德神農爲火德黃帝爲土德少昊爲金德顓頊爲水德歷代相承

名以一德興運周而復始自明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章宗敕旨本朝德運仰商量當時本部爲事關頭段呈乞都省集省臺寺監七品以上官同共講議蒙省準呈集官講議議在後累年講究勘當未定至承安四年十二月蒙都堂再選定朝官十餘員置所講究定奪至承安五年二月二十日章宗皇帝再有敕旨商量德運事屬頭段莫不索選本朝漢兒進士知典故官員集議後得處當時蒙都省再選到官四十餘員置所集議其官員議論既多不能歸一至泰和元年都省將衆人前後議論編類成六冊轉進過其間衆人議論不同其岐有四又自國初至今八十餘年以丑爲臘若止以金爲德運則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訓翰林學士承旨党懷英取蘇軾書傳之說以爲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書云禹錫元圭是也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也欽惟太祖皇帝興舉義兵翦遼平宋奄有中土與殷以兵王而尚白理同本朝宜爲金德此蓋遵太祖之聖訓有自

然之符應謂宜依舊爲金德而不問五行相生之次也戶部尚書孫鐸侍讀學士張行簡太常卿楊庭筠等以爲唐爲土德五代朱梁自前世已不比數後唐本非李氏子孫又强自附於唐之土德外石晉十二年劉漢四年郭周九年皆乘時擾竊其祚促短何足以當德運宋不用趙垂慶之言不肯繼唐統乃繼郭周爲火德是彼自失其序合爲閏位聖朝太祖聖訓完顏部色尙白白卽金之正色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又嘗有純白鳥獸瑞應皆載之國史請依舊爲金德上承唐統此葢亦依太祖聖訓自然符應而取越惡承善越近承遠之說也祕書郎呂貞幹校書郎趙泌以爲聖朝克遼國以成帝業遼以水爲德水生木國家宜承遼運爲木德此葢別是一說也唯太常丞孫人傑造爲傾險之論以爲宋運已絕禮官所以言不及宋而委曲擬承唐者意以爲宋猶未絕豈彼之心不欲以絕宋乎人傑作此險語本意欲朝廷繼宋運而爲土德而忮心求勝故也大理卿完顏薩喇直學士溫特赫大興應奉完顏

爲楚宏文校理珠嘉珠敦等皆以爲合繼宋運而爲土德至泰和二年奉章宗敕旨繼唐底事必定難行繼宋底事莫不行底麼呂貞幹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理亦可折正不然只從李愈所論本朝得天下太祖以國號金只爲金德復如何當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省奏遼據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統在宋其遼無可繼張邦昌劉豫皆本朝取宋以後命立之使守河南山東陝西之地即本朝之臣耳呂貞幹何得言齊楚更霸不可强繼宋業李愈所論太祖聖訓即是分別白黑之性非關五行之敘皇朝滅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絕我承其後趙構假息江表與晉司馬睿何異若准完顏薩喇孫人傑等所議本朝合繼火德已絕汴梁之宋以爲土德是爲相應奉敕旨準奏行於是告於宗廟改用辰日爲臘又須詔書布諭天下奉行至今今來契勘未便輕易議論緣事關頭段自章宗朝選集衆官專委講究前後十年纔始奏定告廟頒詔其重如此既見欽奉聖旨教商量緣係國家德運當慎其事擬乞從都省依

前例選集羣官再行詳議採用所長庶得其當
貞祐二年二月初三日承省劄禮部呈該承省劄奉聖旨本朝德
運公事教商量事緣爲事關頭段擬乞選官再行詳議尚書省相
度合準來呈今點定下項官須議指揮
太子太傅張行簡
太子太保富察烏葉
吏部尚書完顏伯特
越王傅完顏阿里巴斯
諫議大夫張行信
翰林待制完顏烏楚
直學士趙秉文
大理卿李居柔
刑部郎中富察阿里巴斯
吏部員外郎納塔謀嘉

戶部郎中赫舍哩烏嚕
左司諫呂卿雲
濮王府尉阿哩哈希卜蘇
右拾遺田庭芳
刑部員外呂子羽
修撰富珠哩阿拉
修撰舒穆嚕世勣
應奉崔禧
應奉黃裳
應奉穆延烏登
編修王仲元
右仰就便行移逐官不妨本職及已委句當同共講究施行不得
違錯準此 大金德運圖說

集議德運省劄 貞祐二年

自前來議論有四說不論所繼只爲金德刑部尚書李愈之說也
繼唐土運爲金德戶部尚書孫鐸太常卿楊庭筠等之說也繼遼
水運爲木德秘書郎呂貞幹之說也繼宋火運爲土德太常丞孫
人傑之說也大理卿完顏薩喇直學士溫特赫大興校理珠嘉珠
敦等皆以爲合繼宋運爲土德後奉章宗敕旨繼唐底事必定難
行繼宋底事莫不行底麼呂貞幹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理亦可
折正不然只從李愈所論本朝得天下太祖以國號爲金只爲金
德復如何尚書省奏遼據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統在宋其遼無可
繼張邦昌劉豫皆本朝取宋以後命立之使守河南山東陝西之
地即本朝之臣耳呂貞幹何得言楚齊更霸不可強繼宋業李愈
所論太祖聖訓即是分別白黑之姓非關五行之敘皇朝滅宋俘
其二主火行已絕我承其後趙構假息江表與晉司馬睿何異若
準完顏薩喇孫人傑等所議本朝合繼火德已絕汴梁之宋以爲
土德是爲相應奉敕旨準奏行令來見奉聖旨本朝德運公事教

商量奉到如此今則見有一議論以爲汴宋既亡劉豫嗣掌齊國本朝滅齊然後混一中原宋爲火火生土劉豫當以土運土生金本朝合爲金德準此大金德運圖說

集議德運省劄貞祐二年

尚書省奏準尚書禮部舉稱聞王者受命開統皆應乎五行之氣更王爲德方今并有遼宋統一區夏猶未定其所王伏覩今來方以營造都邑并宗廟社稷竊恐隨代制度不一有無委所司一就詳定奏訖奉聖旨分付詳定須議指揮右下詳定內外制度儀式所可照撿依準所奉聖旨詳定訖分即開立狀申以憑再具開奏施行不得住滯錯失付詳定所準此大金德運圖說　以上原列卷五十八